

開經偈		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
序	釋仁得	12
金剛經序	釋續慈	15
自序	楊永慶	17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22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31
第三講	教育是從克己復禮下手	46
第四講	愛↓大愛↓博愛↓慈悲	57
第五講	破除自私自利是教育的起點	70
第六講	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80
第七講	面對計較、比較的人生	92
第八講	知識是工具	109
第九講	願意付出，學習才有意義	123
第十講	有所求，人生就不會圓滿	138
第十一講	無所求，人生才能解脫	152
第十二講	從「有」中超越	168
第十三講	不斷的付出，就是超越	178
第十四講	超越，是希有的法門	186
第十五講	自我超越就是慈悲與智慧	198
第十六講	悅納環境，才叫超越	211

第十七講	超越是一種感受，不是「有」方法	223
第十八講	不斷的悅納自己，面對環境解決問題，就是超越	235
第十九講	超越的過程，一定有障礙	249
第二十講	超越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過程	260
第二十一講	知識的轉化，念頭的重構	271
第二十二講	超越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	284
第二十三講	轉化與創意	296
第二十四講	三心不可得——超越時間	308
第二十五講	法界通化——超越空間	320
第二十六講	大智若愚	332
第二十七講	萬物靜觀皆自得	344
第二十八講	放下面具，優遊人生	357
第二十九講	平等的利益一切眾生，超越才能圓滿	370
第三十講	體會超越，才是最大的福德與智慧	383
第三十一講	教學者，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395
第三十二講	性相一如，化無所化	407
第三十三講	發菩提心，離斷滅見，才是解脫	421
第三十四講	超越——人格的完美	434
第三十五講	超越即得大自在	447
第三十六講	在相上來說，宇宙是一合相	459
第三十七講	內外超越，才叫如來	473
第三十八講	燈燈相續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488



南無祇園會上佛菩薩
(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 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

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

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

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說：三十

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

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

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

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

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

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

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序

序

金剛，根據梵網經上是這樣說：「金中堅牢，名曰金剛。」其性至堅，能壞一切煩惱業障，而又不為一切物、法所壞，所以名為『金剛』。我們都知道，宇宙萬物都是無常，「生老病死；成住壞空」。就是金剛寶鑽，再怎麼堅硬，還是脫離不了這成住壞空的準則。唯有般若智慧，能修能證常住的法身，不生不滅；更能讓我們摧毀人世間的煩惱習性，以及思維上的葛藤，而能得到寂滅境界的彼岸之波羅蜜。所以我們修行，要運用金剛般若空性的智慧，壞一切六根染著，又不為一切我、法等六塵所礙，證得我們的「真心」。可見這部經，也就是佛陀給予我們修行人的智慧寶劍，其功德不可思議。

衲僧在俗的皈依弟子——楊永慶居士，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以教學的經驗，站在「教育」的觀點上，來詮釋這部經的真義，這也是功德無量。因而樂為之序

佛曆二五五二年公元二〇〇八年一月七日
泰國御封華宗大尊長 華宗僧務委員主席

於頻陀學院

金剛經序

續 慈

菩薩道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是前五度，第六度是般若。前五度如果沒有般若，只是單純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樣的五度，只是因果，不能成為波羅蜜。所謂波羅蜜，應譯為彼岸到，也就是到彼岸；我們的生死是此岸，了生脫死則是彼岸，我們是靠六度波羅蜜，才能從生死此岸的因緣生滅，度過「色受想行識」的高山、大水，到達不生不滅的究竟涅槃。而前五度如盲，跟瞎子一樣；必須靠智慧波羅蜜，方能有般若，才是眼目。所以我們不管修任何法門，都離不開六度；而六度中，般若卻是必須、極其重要的學習。沒有般若，不能成佛，因而我們常說：般若是「成佛之母」。六度，因有般若，才

能成佛，才能成為波羅蜜。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本經總題。

「經」字，大家都知道是佛陀所說的教化通名，也就是佛所說的都稱為經。「經」字前的七個字，本經獨有，這稱為別名。「金剛」，是形容詞，稱讚「般若」一如金剛。而金剛也是喻，一喻金剛猶如金剛寶鑽，最為光明，最為堅硬，也最是珍貴。金剛石做的刀子，可以裁玻璃，硬度最高，能破壞一切，而不被一切物資所壞。所以它最堅最利，而沒有東西能破。以這個金剛寶石來比喻「般若」。同時，金剛亦是最為貴重的寶物，以譬喻實相般若，是諸法中尊。此外，它堅固不為一切所壞，來譬喻觀照般若，不被一切愛見所侵犯。「般若」是諸佛之母。也是眾生自心之佛性。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三個般若，一即是三，三



序

即是一，看似三，其實是一。我們所讀誦的大乘經論，以及所聽到善知識的講經說法，都屬於文字般若。從文字般若的啓發，使人體會了佛法的深意，成為自己的「人格」。以此看待身心內外的一切事事物物，並能返照自己身心的本源，就稱為觀照般若。在觀照般若之中，一旦突然了達、契悟自己的本來面目，也就是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就證入實相般若。所謂實相般若，是般若的本體。可見文字般若、觀照般若與實相般若，三者之間，是一不是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都是從實相般若本體所顯現出來的。所以，實相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與觀照般若的體。文字般若表達的內容，就是要表達實相般若與你如何去觀照。觀照般若所照的就是文字般若與實相般若。三般若說是三，而實際又是一體。雖然是一體，而又可分別為三個。所以是即三即一，微妙難思。

「波羅蜜」是到彼岸，也可譯為度無極。在世間，有為是福德，不是般若，也不是波羅蜜。必須從佛法的薰習上，讓自我的身口意，清淨到極點，修行到無相，方名波羅蜜。本經是同金剛寶石般的般若智慧，是能令我們登上無生無滅的彼岸之波羅蜜，故稱般若波羅蜜經。釋尊宣說：本經「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可見，這部經是殊勝的，學佛的同修一定要如本經所說的，依教奉行。

老友，楊永慶居士在本精舍宣講本經，現彙印成冊，特為之序。

續慈 序于台北新店華嚴精舍

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農曆戊子年四月八日

釋迦牟尼佛聖誕日



金剛經自序

楊永慶

民國六十四年，非常愛我的慈母見背；次年，我非常愛護的大姪兒——昌啓又忽然過世，這對我們家的打擊，可以說是晴空霹靂。媽媽，是我們家的生活支柱，更是我們家的精神泉源；但由於長期操勞、不畏困苦的照顧我們這個家，以致於積勞成疾，有病在身，他的「往生」，我們雖是不捨，但還總能接受；昌啓的死，可就不一樣。他從小乖巧貼心，善體人意，更是聰明過人，剛剛師專畢業，又立刻考取大學，眼看將是我們楊家的龍象之才，卻是突然「過世」，叫人怎能不傷心、哀慟？

我最小的弟弟——永禧，一向聽話。他的年紀雖然大我姪兒——昌啓一歲，其實只

是大一個多月而已，因此，他和我姪兒一直是玩伴、同學，對於昌啓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昌啓的忽然過世，對他的打擊，不亞於生我姪兒的大哥。民國六十五年，我的最小弟弟永禧，與昌啓同時考上同一個大學系所，兩人同時準備註冊上課，而爲了昌啓的忽然過世，我看到我弟弟的生活忽然亂了，此後他在學校教書不帶勁、在大學上課也不帶勁，一天到晚跑佛堂，讀佛經。有一天我很不高興他的不長進，告訴他說：「不要一天到晚想昌啓，積極點，多讀些書！」弟弟回答我說：「他現在已看淡生死，而且現在天天在讀好書。」我很生氣，當時就把他手中的書搶了過來，我弟弟也不敢跟我說什麼，只是默默的離開。

我把這本加註我弟弟的許多「觀點」，



序

又有各色眉批的書，拿起一看，是：蔣維喬寫的「江味農居士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甚麼書？江味農是誰？我都不知道。居士，我則知道，許多中國讀書人都自稱為「居士」……心想，爲了幫自己的弟弟不要再難過，更不能讓他因而更「迷信」，我責無旁貸的要「讀讀看」，這是一本甚麼書？說的又是怎麼個道理？

讀了又讀，還是無法瞭解江味農居士說的『金剛經』，到底在說甚麼？但是，每次一讀到《金剛經》上說的：「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不知怎的，心情就會覺得特別的平靜。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忘了讀這部經，是爲了從這部經中說的道理，拿來跟我弟弟「辯論」，並帶他走出「迷信」的「初衷」，反而是越

來越歡喜念這部金剛經。尤其，當我擔任公職時，在議會遇到許多無理取鬧的民意代表，百般之刁難，我自然而然會想起《金剛經》這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不知怎的，心情就會謾罵由他，反正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我何必在乎，我的職責是本著良心，爲這個社會，爲所有的民眾做事就對。想當年，白樂天的：『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元好問說：「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這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沒有『金剛經』的淬煉，怎能如此？人生，不必談了生脫死，只要品嘗到白居易說的：「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無來無去，了無牽掛，也就不必一如蘇東坡的感嘆



了：「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不是嗎？

慢慢的，除了工作上，這部經影響我很大之外，平日的為人處事，它也慢慢的讓我打開人事之間的一切「恩恩怨怨」。《金剛經》就這樣，以不可思議的力量，讓我把握「當下」，盡心盡力的做好當前的工作，不再執著於別人對我的「觀感」；也不再執著於日常生活的如意與否？後來我從《金剛經》的熏習，進而我皈依佛門，還在泰國華宗短期出家，由《金剛經》到三藏十二部，從佛法的滋養到願意本著一份慈悲，一點智慧，長大我自己，服務社會，這都是拜這部經之賜。而《金剛經》就如此的陪著我工作、成長……也將陪著我「歡喜」到老。

事實上，《金剛經》的教法，可以說是

佛法「空性」的核心。因此講經說法的高僧大德，特別歡喜講金剛經；而註經、解經的，尤其喜歡註解這部金剛經。但也因為註解的太多了，反而讓人越看越不懂。雖然如此，但這部金剛經只要依之而修，可以破除無始以來自我封鎖；依之修持，可以直證菩提，所以，註解再多，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從各個角度去詮釋它，讓所有的學佛者從不同的面向，真正的瞭解它。一如天台智者大師在《金剛般若經疏》中說的：『體者，「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是經之正體也。宗者，約實相之慧，行無相之檀。「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因，「諸相非相」是果。此之因果，同約實相。用者，破執為用。一切封著，通名為執。破諸相惑，顯出功能，亦自無



序

滯，即力用也。……言金剛般若者，此乃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甚堅甚銳，名曰金剛。』這是對這經的真知灼見。而禪宗，自五祖開始宏傳本經以後，六祖因《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立刻開悟。可見，不管是做人處事，到念佛、參禪，本經都是最重要經典，也因此，本經歷年來一直是中國讀書人必看的經典之一。

可是，我看本經的上半卷與下半卷之問答，經中有大部分相同的文句之詮釋，有的註解說，下半卷是上半卷的「重說」，這是要留意的。世尊說法的確有「重說」的地方，這也是世尊說法的慈悲處，例如說過之後，又來些「新的」聽法之人，世尊總以不捨棄一個眾生，因而對於後來的眾生會以偈頌「重說」一遍。但本經的上半卷與下半卷

之問答，世尊並不是「重說」，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人的「認知」，是有不同階段的，從「知識」到「理解」；從「理解」到「應用」；「應用」到分析、綜合、評鑑，進而成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這中間的教導，要如何「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方法是各不相同。從佛法來看，從「知識」到「理解」這是屬於「信、解」的層次，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智育」，因此在「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的說明上，與認知上，將別人的知識「轉化」成自己的「工夫」，那則是要將概念分析、綜合、評鑑，也就是「行、證」的「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的問題。其間「事相」上的問題，與「念頭」上的「淨化」，道理雖然相同，但是「方法」



與「層次」上，一定是不一樣。尤其「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這問題，必須佐以當代心理學的「專業」角度，方能看出佛陀在兩千多年前的教學殊勝之處，而本經的說法，也才能解釋清楚。

本人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因此試著從「教育的專業」的角度上，來略析這部經，讓大家從不同的角度，重新體會當年佛陀的微言大義。尤其家父楊公諱員，對我們家的每一位小孩，用心教育，督促非常嚴格，他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位教育家之一，今年剛好是他老人家一百歲的冥誕之日，特不揣簡陋，將這金剛經三十八講講義，編輯成冊，以就方家，也是感恩他老人家的孺慕之想。

是爲序

戊子春母難日楊永慶 序於台北市隱精舍

序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壹、前言：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中以二十二年的時間演說般若經典。大般若經，共有六百卷，本經是五百七十七卷。這樣大部的經典，讀誦已經相當困難，何況受持、演說。因此，世尊特別在第九會，由博而約，宣說「金剛般若」，也就是本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經，於中國佛教界流行極為普遍。如三論、天台、賢首、唯識各宗皆有注疏。尤其唐宋以來，盛極一時的禪宗，與本經結有深厚的因緣。例如參禮黃梅的六祖慧能，

就是聽了本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開悟的。六祖以前，禪宗以楞伽印心，此後金剛經即代替了楞伽，宋代時，出家人的考試亦有金剛經一科，可見本經的重要。金剛經在中國的弘通，也有特殊因緣。中國佛教的特點，一重實行：如台、賢、禪、淨各宗，都注重行持，尤重於從定發慧的體悟。二好簡易：國人的習性好簡，卷帙浩繁的經論，是極難普遍流通的。本經既重般若的悟證，卷帙又不多，文辭又極為優美，深得中國人的喜愛，所以除了佛教界之外，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不讀金剛經的。

金剛經在中國，前後有六種譯本，流通最廣的，還是羅什大師的譯本。現在所用的講本，是鳩摩羅什三藏譯的本子。全經只有五千八百三十七個字，以現代人來看，不算



是一篇很長的文章。但「般若」的精華、宗旨，盡在其之中。我們讀此一卷，可以說將整個佛法，都在掌握。

對於金剛經的註釋，真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各家註解雖略有不同，大致仍大同小異。因我個人尚未開悟，慚愧於講這部經時，不能以我「親證」的境界，為大家演說，只能參考各個時代，不同的註解，並參酌現代生活習俗、學術思想、教育、心理等理論，盡個人能力與心得，向各位報告。因此，在未來的心得報告中，近人的註解中，主要是依據印順長老、星雲大師、聖嚴法師、淨空老和尚以及南懷瑾老師等人的著作或講記，當然也參考許多高僧，居士大德的著作。於古代著作，將引用明朝永樂皇帝的【集注】。這部【集注】，是永樂皇帝召集

當時的高僧大德，以及對經典有研究的人，共同將各朝各代，好的「註釋」集結而成。永樂皇帝還強調這些集注，是「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因此，「重加纂輯，特命鈔梓，用廣流傳。俾真言洞徹，秘義昭融」。期望這部經典的演說，以博采眾長，深得經典精髓；另外，也以其現代意義供養各位。

以下將明永樂皇帝朱棣「集注」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集注序』，原文抄錄如下：

朕惟佛道弘深精密，神妙感通。以慈悲利物，以智慧覺人；超萬有而獨尊，歷曠劫而不壞。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后天地而不見其終。觀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蓋可見矣。

是經也，發三乘之奧旨，啓萬法之玄微。論不空之空，見無相之相。指明虛妄，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即夢幻泡影而可知；推極根源，于我人眾壽而可見。誠諸佛傳心之秘，大乘闡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見性之機括也。

夫一心之源，本自清淨。心隨境轉，妄念即生。如大虛起云，輒成障翳；如寶鏡蒙塵，隨韜光彩。由此逐緣而墮幻，安能返妄以歸真。

惟如來以無上正等正覺，發慈悲志願，聞凡世之沉迷，念眾生之冥昧，為說此經，大開方便。俾解粘而釋縛，咸滌垢以離塵。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轉癡迷為智慧，去昏暗即光明。是經之功德，廣矣，大矣！

雖然，法由心得，非經無以寓夫法；經以人傳，非言無以著夫經。源自唐宋以來，注釋是經者，無慮數十百家。雖眾說悉加于剖析，而群言莫克于折衷。

朕夙欽大覺，仰慕真如，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鉅梓，用廣流傳。俾真言洞徹，秘義昭融。見之者，如仰日月于中天；悟之者，若探寶珠于滄海。豈不快哉！豈不佛哉！

嗚呼！善人良士，果能勤誠修習，虔禮受持，緣經以求法，因法以悟覺。即得滅無量罪愆，即得獲最勝福田。証果人天，永臻快樂，功德所及，奚有涯汜哉！

謹書為序，以示將來。

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貳、淺釋經題：

為何本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根據「集注」所蒐集、整理的原文「註解」來解釋：



(一)仙游翁集英曰：金剛者，金中精堅者也。剛生金中，百煉不銷，取此堅利能斷壞萬物。五金皆謂之金，凡止言金者，謂鐵也。此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鋼鐵耳。譬如智慧，能斷絕貪、瞋、痴一切顛倒之見，所以稱「金剛」。

般若者，梵語（梵語者，西方之語也），唐言智慧（唐言者，中國之言也）。性體虛融，照用自在，故云般若。

梵語波羅蜜，唐言到彼岸。欲到彼岸，須憑般若。此岸者，乃眾生作業受苦、生死輪迴之地；彼岸者，謂諸佛菩薩究竟超脫清淨安樂之地。凡夫即此岸，佛道即彼岸；一念惡即此

岸，一念善即彼岸。六道如苦海（六道者，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無舟而不能渡。以般若六度為舟航（度與渡同，六度見此後陳雄解），渡六道之苦海。又西土俗語，凡作事了辦，皆言到彼岸。

經者，徑也，此經乃學佛之徑路也。

(二)沖應真人周史卿作（楊亞夫真贊解）云：鐵之為物，其生在礦，其成為鐵。性剛而體不變，火王（去聲）而器乃成，佛之所以喻金剛也。

又因其兄看（圓覺經），以書示之曰：古人有云：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郁郁黃花，無非般若。真如與翠竹一體，蓋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六塵）；般若與黃花一類，蓋無見、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聞、覺、知也。

(三)陳雄曰：波羅蜜有六：或布施（度慳貪），或持戒（度淫邪），或忍辱（度瞋恚），或精進（度懈怠），或禪定（度散亂），各占六度之一。唯一般若能生八萬四千智慧，則六度兼賅，萬行俱備。是故如來以智慧力，鑿入我山；以智慧因，取煩惱礦；以智慧火，煉成佛性精金。

夫植善根者，始而誦經，終而悟理。得堅固力，金剛是也；具大智慧，般若也是也；度生死海，登菩提岸，波羅蜜是也。

(四)五祖大師長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見自性成佛。六祖大師一夜聽五祖說法，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

下便悟，茲其所以為上乘頓教也與！

(五)顏丙曰：只這一卷經，六道含靈，一切性中，皆悉具足。蓋為受身之后，妄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埋沒此一段靈光，終日冥冥，不知不覺。故我佛生慈悲心，願救一切眾生，齊超苦海，共證菩提，所以在舍衛國中為說是經。大意只是為人解粘去縛，直下明了自性。自性堅固，萬劫不壞，如金性堅剛也。

(六)李文會曰：金剛者，堅利之物，能破萬物也。般若者，梵語也，唐言智慧。善破一切煩惱，轉為妙用。波羅蜜者，梵語也，唐言到彼岸。不著諸相，謂之彼岸；若著諸相，謂之此岸。



又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經者，徑也，見性之道路也。無爲軍治父道川禪師曰：法不孤起，誰爲安名。頌曰：

摩訶大法王，無短亦無長。

本來非皂白，隨處現青黃。

華發看朝艷，林凋逐晚霜。

疾雷何太急，迅電亦非光。

凡聖猶難測，龍天豈度量。

古今人不識，權立號金剛。

根據以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釋，對於本經經題，可以簡要的說：

- 一、金剛：指無堅不摧的金剛寶劍，可以摧累世以來之「貪瞋癡」習性，以「明心見性」，如此歷百劫千生，覺性不壞，免予流轉六道所「權立」之法寶。
- 二、般若：爲妙智慧，是由六度萬行，累

積出的「慈悲與智慧」之力量。

三、波羅蜜：爲梵語，華語譯爲到彼岸。

眾生因有我、法執，故陷於「知見」與「感情」之煩惱苦海。倘以「六度萬行」，能從生死煩惱苦海，渡到不生不滅，清淨安樂之「覺」地，即爲到彼岸，即脫離了苦海。

四、經：經字當徑字解，比喻修行的一條路徑。

此經演說的年代，約當我周穆王九年時，佛陀於中印度舍衛城南邊的給孤獨園說法，爲姚秦時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佛講這本經，是說如來的心法。以斷疑生信爲主，以離相爲宗，以無住爲體。真空之妙，並不在言語行跡間，實不得已而言之也。所以經旨弘深，頗難了悟。倘若誦經之人，不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知道經解；看經之人，不知道佛言，就是爛熟經文，也是茫無所得，那也是佛門的門外漢。更何能談到以心傳心，見性成佛的道理呢？

本經之三十二分，為梁昭明太子所分，古藏真經，並無此界分。

可見，這是一部銳利如金剛般的「妙智慧」，能斷絕心性上的貪、瞋、痴習性。以金剛之堅，比喻般若之體；以金剛之利，比喻般若妙用。運用性體之虛融，於日常生活中，照用自在，斷除「貪瞋癡」所作業力受苦，以轉化生死輪迴之洪流，達到諸佛菩薩，究竟超脫的清淨安樂之彼岸。般若六度為舟，透過布施，來度慳貪；持戒，來度淫邪；以忍辱，來度瞋恚；不斷精進，來度懈怠；並以禪定，來度散亂；以般若妙智慧，

生八萬四千智慧，來為人處事，則六度兼賅，萬行俱備。如此的得大堅固力，可以度生死海，登菩提岸，則凡作事了辦，皆可達到解粘去縛，直下明了自性。所以，這部經者，就是指引這條大道的路徑，也是學佛、成佛的徑路，如此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參、譯者簡介：

根據高僧傳以及其他的文獻資料，本經的譯者，是姚秦時來華的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羅什父，天竺人，出家至龜茲國，婚於國王之妹，生什。頃之，其母出家，得道果。至於「姚秦」，在我國朝代稱秦的，不止一國一代，以帝王的姓氏去分別，即有嬴秦、苻秦、姚秦等。姚秦，為五胡十六國之



一。三藏，是指經藏，也就是佛所說的教法典籍；律藏，是戒律典籍；論藏，是佛弟子或佛滅後，諸菩薩所解釋的經義，與辯論法相的典籍。經、律、論三者，能通達以自利利人，所以尊為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為童壽。父親是印度人，後移居龜茲國，擔任過龜茲國的宰相，後來出家為僧。他的母親是龜茲國的公主，逼著他的父親還俗與她結婚。他的母親生下他不久，即出家做了比丘尼，什公也就跟著他的母親出家。什公七歲的時候，跟他的母親，從現在新疆的龜茲國出發，通過蔥嶺，到北印的罽賓，修學聲聞三藏。住了三年，由罽賓返國，路經新疆的疏勒，小住幾天，遇到了大乘學者莎車王子須利耶蘇摩。須利耶蘇摩，在隔房讀大乘經，什公聽到空啊，不可得啦，很是詫異，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覺得這與自己所學的【有部阿毘曇】不同，於是就過去請教，與他辯論。結果，接受了須利耶蘇摩的意見，從他學習龍樹菩薩的『中論』、『十二門論』等大乘性空經論。

苻秦王苻堅，知道鳩摩羅什三藏法師是得道高僧，很想親近他，跟他學習。因此，派呂光攻略龜茲，迎什公來華。呂光攻破龜茲，護送什公回國，在半路上，聽說苻堅在淝水戰敗，呂光即宣告獨立，國號西涼，在今甘肅西部。等到姚秦興起，國王姚興，信奉佛法，知道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留在西涼，特派大兵攻打西涼，這才迎什公到了長安。在歷史上，為了一位高僧，消滅了兩個國家，真是少有，也可見鳩摩羅什大師的學養與修持，在當時，是深受各國人士的重視。到了姚秦的時候，什公才來到我國弘



第一講 教育的目的在涵養慈悲與智慧

化，大師把性空的典籍，傳入我國。當時，佛教的優秀學者，都集中到長安，從什公稟受大乘佛法。什公一面翻譯，一面講學。姚秦國王——姚興以國師之禮待之。並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宣譯凡三百八十餘卷，秦弘始十一年圓寂於長安。當時，是在晉熙寧五年也。臨終前曰：吾所傳無謬。則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在逍遙園依外國之法，火化之。薪減形碎，唯舌不灰，（見出三藏記十四，梁高僧傳二）。所翻的大乘經論很多，如般若、法華、淨名、彌陀等經，智度、中、百、十二門等論，信實而能達意，文筆又優美典雅，在翻譯界可說是第一流、最成功的譯品。

所以，什公的譯典，千百年來，受到國人的推崇與弘揚。他的譯述，在中國的佛教

史上，是最傑出的！他的譯典，如『大品』、『小品』、『金剛般若』、『法華』、『維摩』、『阿彌陀經』、『中論』等，一直到現在，仍受到讀者的愛好，為一切後起之異譯所不及。

肆、結語：

金剛經，深遠影響了中國的佛教界與知識份子。千百年來，因持誦金剛經得到感應者，亦如因研究金剛經而開悟者無數。也願此部經之開講，能與各位從文字般若，進入實相般若，見到自己心性的本體。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壹、前言：

古德在註釋經典時，有一個慣例，就是講經之前，每有「懸談」一章，目的是簡要的勾勒出全經的要旨。「本經」是法寶之金剛，也是破我、法兩執之金剛，於第一講次中，解釋經題之後，此第二講中，仍依據天台宗智者大師講說法華經的體例，再將本經的「名、體、宗、用、相」這五重，再做說法，以補充上講次之不足，同時讓各位對經中之要旨，先有個概念。

名，是標出一經之概要，可以提綱挈領，以彰顯一部經，異於其他經典之特色，好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本經名為「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這「金剛般若」法寶，是一種比喻，透過般若智慧，無我不破（我執），無惑不斷（法執），證入正等正覺。本經曰：「佛及佛法，從此經出」。又曰：「此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這「金剛般若」法寶，是離生死此岸，渡煩惱中流，可以達涅槃彼岸，所以本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金剛般若」法寶，與其他經典不同的特色，在於「金剛般若」。

名，是體的名稱而已。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這體，無法言說，勉強稱它為「道」，所以名是實之賓位而已。但會這樣命名，也一定有其道理，因此有了名，接著要「入」體。體，是主體也。一部經，不能數言便了，往往千言萬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語，還是頭緒紛然，讓讀者越讀越迷糊，如入大海，但見一片汪洋，莫辨津涯。所以每部經，卷帙無論如何多、大，條理無論如何繁雜，但必先標出「歸趣」之所在，使人易於提綱挈領，證入理體。也就是說一經，先有名，有了名相，知道「歸趣」，才能進入經典之內容，並體會其道理、精神，這就是體。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這三藏十二部的一切經，都在指示著世人皆有佛性，皆當作佛。然而各經之立說，「契入」點不同，旨趣就有所不同。要而言之，有的重在除障、消罪，有的重在福慧雙修；有說夙因，也有說後果，等等經教，不一而足。眾生的根性，有萬千之別，所以本師說法，便有萬千之異。可見並不是每部經皆是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有些則是方便引導，無法徹

底發揮的。至於本經之體，智者大師以「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為經體，而蕩益大師以「實相常住」為經體，台宗大德諦閑法師撰金剛經新疏，則以「第一義空」為本經經體。而這「諸相非相」、「實相常住」、「第一義空」等等，都是直接破我、法二執，入究竟第一義空，可見運用這般若「金剛」，必能破我、法二執，直至成佛，這是本經的特色及精神。

知道由「行深」金剛般若智慧，可以直接破我、法二執，入究竟第一義空，那煩惱自然斷除，這就是波羅蜜了。可見依體起修，必先明宗趣，所以天台家的說法，第三次第即是明宗。宗，主也，例如同樣是大學，中文系有中文系的主修科目；理工科系有理工科系的主修科目，無一科系相同。修



宗，也就是這門修行，必須把握住的主修科目，淺一點的意思是抓住其主要綱領。明宗，是說明清楚這部經的大綱要領，有了修行之綱領，就能把握住如何真修？本經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應無所住」是「實相」；「行於布施」是修無相之布施。蕩益大師的破空論強調，以觀照契理爲宗。契理，契合理體的意思，也就是以金剛般若智慧，融入日常生活的實相爲主修科目。諦閑老法師的新疏，則以「發」菩提心爲宗。可見本經一直強調「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都是證入此經的綱領。總歸一句：「離一切相，修一切善」，這是本經依

體起修之妙宗，「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也就是這部經的精髓。法與非法，兩皆不取、不住，如此觀，如此行，盡在「離一切相，修一切善」這無住妙宗了。

真修有了綱領，修行必得其用。用，簡單的說是功效。一切眾生，「無明」障礙，所以不能覺知十法界，本來是共同一法身。人，卻執有我之「情」，起分別之「見」，思思念念，遂生三毒，造無量罪。如此的日積月累，生生世世，受業繫苦，墮落輪迴。縱然是夙有善根，遇善知識，教令發心，皈依三寶；但以夙世罪業，往往內外障緣，以致於欲修不得，修亦難成。所以修行人要趕緊懺悔業障，以免在修行的過程中，業障現前，功敗垂成。佛經上有句話：「端坐念實相，是名真懺悔。重罪若霜露，慧日能消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除。」惟念實相，方能懺悔「業障」。本經，處處要世人觀空，進而令空、有不著，這就是念實相智慧，這是真懺悔。實相，無相無不相。怎麼比喻呢？一如太陽之行空，而不住空，這是「實相」。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一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心經試述中說，自在，源自大悲行。以大悲故，廣修六度萬行，得無量福德。故經文之慧，實相之慧，攝有福在，這是「福慧雙修」，以此觀行，乃能消重罪。而本經功用，經體為實相，即所謂實相般若；修宗為離一切相，修一切善，所謂觀照般若；離一切相，修一切善，福慧雙修，是真懺悔。所以本經說：「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銷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世得聞此經，深解義趣，福慧並進，就能夠

重罪輕受，夙業銷滅。可見，若能於本經，深解義趣，信心不逆，盡能受持，還為人解說，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乃至生福滅罪，當得無上菩提。故本經有極大功用，能究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本經之用。

能於本經，深解義趣，信心不逆，盡能受持，為人解說，那是要隨眾生之根基，分別教化。眾生之根基，有大小、利鈍，而說種種法，以教化之。故自古以來，經教即有大、小，偏、圓，漸、頓之分。如華嚴宗判為小、始、終、頓、圓，五種教相，天台判為藏、通、別、圓，四種化法，頓、漸、秘密、不定，四種化儀。一部經的「名、體、宗、用」四重玄義，已如上述，那本經又屬於何種教相？本經為紹隆佛種，傳授心印之



無上法寶。例如上述的，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可見，本經是爲至圓極頓之教。

貳、經文探討：

本週談「法會因由分第一」。「金剛經」本是梵文，姚秦鳩摩羅什大師譯成漢文的時，並無章節之分。到了昭明太子，才將全經分爲三十二分，並分別加註「法會因由分第一」、「善現啓請分第二」等等，成爲今日通用的「金剛經」。昭明太子在中國的文壇史上，以整理「昭明文選」而著稱，也是非常有名的學問家，這是在本講開講前，先爲大家介紹。

「法會因由分第一」的全文如后：「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如是我聞」這句，「如是」是指本經是佛陀所說之法；「我聞」，乃授受之意。意思是如是金剛般若波羅蜜之法，乃我阿難，親從佛聞。今據我阿難所聞，當如是說，並不是我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妄測而言。古大德的註解很多，例如：在集注中王日休曰：「是」，此也，指此一《經》之所言也。「我」者，乃編集《經》者自謂，是阿難也。「如是我聞」者，如此《經》之所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言，乃我親聞之于佛也。弟子嘗問佛云：「他時編集經教，當如何起首？」佛言：「從『如是我聞』起。」另外李文會曰：「如是我聞」者，如來臨涅槃日，阿難問曰：「佛滅度后，一切經首，初安何字？」佛言：「初安『如是我聞』，次顯處所。」傳大士云：「法非有無謂之『如』，比是佛法謂之『是』。」而川禪師的註解：「『我』者，為性自在，強名之也。又云：『身非有我，亦非無我。不二自在，名為真我。』」又云：「聽非有聞，亦非無聞。了無取舍。名為真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每部經皆有六種成就。剛剛的「如是」，是信成就，以信則言如是，不信則言不如是，佛法大海，

信為能入，故居其首。「我聞」，即聞成就，法若無聞，安能結集流通。底下各句，「一時」，即時成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佛」，即說法主成就，唯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應機宣說。「舍衛國」，即處成就，不有處所，安成法會。「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即眾成就，若無大眾，法將誰聞。總上六種，成就法益，這就是六成就。六種既具，證明是法可信，也就是一般說的證信序。

明永樂皇帝朱棣編的「集注」，關於這部份有（一）肇法師曰：「一時」者，說此般若時也。（二）李文會曰：「一時」者，謂說理契機、感應道交之時也。（三）川禪師曰：「一」，相隨來也。頌曰：「一，一，破二而三從此生。乾坤混沌未分前，已



是一生參學畢。」此外，「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四）《疏鈔》云：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具此道。悟者即名佛，迷者曰眾生。（五）李文會曰：佛者，梵音，唐言覺也。內覺無諸妄念，外覺不染六塵。又云：佛者，是教主也。非相而相，應身佛也；相而非相，報身佛也；非相非非相，法身佛也。（六）川禪師云：佛，無面目說是非漢。頌曰：「小名悉達，長號釋迦。度人無數，攝伏群邪。若言他是佛，自己卻成魔。只把一枝無孔笛，爲君吹起太平歌。」（七）李文會曰：「在」者，所在之處也。（八）川禪師云：客來須看，不得放過，隨後便打。頌曰：「獨坐一爐香，金文誦兩行。可憐車馬客，門外任他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忙。」（九）六祖曰：「舍衛國」者，波斯匿王所居之國。「祇」者，匿王太子祇陀。「樹」是祇陀所施，故言「祇樹」。（十）《疏鈔》云：經云：舍衛國有一長者，名須達拿，常施孤獨貧，故曰「給孤獨長者」。因往王舍城中護彌長者家爲男求婚，見其家備設香花，云來旦請佛說法。須達聞之，心生驚怖。何也？須達本事外道，乍聞佛名，所以怕怖。至來日聞佛說法，心開意解，欲請佛歸。佛許之，令須達先歸家卜勝地。惟有祇陀太子有園，方廣嚴潔。往白太子，太子戲曰：「若布金滿園，我當賣之。」須達便歸家運金，側布八十頃園并滿，是以太子更不復愛其金，同建精舍，請佛說法，曰「祇樹給孤獨園」。（十一）李文會曰：「舍衛國」者，說《經》之處也。「祇樹」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者，祇陀太子所施之樹。樹謂「法林」也。「給孤獨園」者，給孤長者所施之園，共建立精舍也。（十二）僧子榮引《智度論》三卷云：如來臨入涅槃（奴結節）槃時，告阿（入聲）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復告優波離言：「一切律戒，汝當受持。」阿難聞佛付囑，心沒憂海。時優婆離尊者語阿難言：「汝是守護佛藏者，當問佛未來要事。」于是，優婆離尊者同阿難往問世尊四條事：「第一問：『一切經首，當置何言？』」答曰：「一切經首，當置『如是』。」第二問：「以何為師？」答曰：「以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此云戒。第三問：「依何而住？」答曰：「皆依四念處而住。」四念者，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法無我，四觀心無常。第四問：

「惡性車匿，如何共住？」答曰：「惡性比丘（音鼻）丘以梵檀治之。」此云默擯（梵語「梵檀」者，猶中國言默擯。默擯者，正如黃魯直云：「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百戰百勝，不如一忍。」擯者，敬而遠之之意。此處惡性比丘之道也）。如來于是付囑言訖，在俱尸羅大城娑羅雙樹間，示般涅槃。阿難聞佛入涅槃，悶絕憂惱，不能前問四事。（十三）王日休曰：梵語「比丘」，此云乞士。謂上乞法于諸佛，以明己之真性；下乞食于世人，以為世人種福。此所以名乞士也。「大比丘」，則得道之深者，乃菩薩、阿羅漢之類也。「俱」，謂同處也，謂佛與此千二百五十人，同處于給孤獨園中。歸納上述如下：

（一）如是，指這部經。我，是結集者——



阿難自稱。聞，是從佛陀親聞，或佛弟子間，展轉傳聞。結集者說：佛如此說，我如此聽；現在就我所聽來的又如此誦出，真實不虛，一一契合佛說。此外，如是，表信：信得過的就說如是，信不過的就說不如是。佛法甚深，「信為能入」，若無真誠善意的信心，即不能虛心領會。如是又表智慧：有智者能如佛所說，不違真義，即可止息煩惱與戲論。修學佛法，以信、智為根本：無信如無手，不能採取佛法寶藏；無智如無目，不能明達佛法之深義。經文首舉如是，即表示唯有信、智具足，才能深入佛法，得大利益。其他的，可再參考「集注」的解釋。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二) 一時，泛指某一時候，即指說法之時。在古印度，不重視時間，所以沒有信史。同時各地的時間不一，曆法不同，不能定說，所以佛經上泛稱為一時。

(三) 佛，譯義為覺者或智者，是無上正遍覺者。佛陀「覺了」宇宙間諸法實相，即緣起性空的中道。又從自證中，以無上願力，行「大悲」行，為眾生開示宣說，以覺悟在迷的眾生。所以，佛是大智慧，大慈悲的究竟圓滿者。

(四) 舍衛，本是城名，應稱為憍薩羅國舍衛城。但古代城邦國家的習慣，每以城名為國名，憍薩羅國的首都在舍衛，所以也稱為舍衛國。舍衛，在印度是「聞」的意思，以此城的政治、文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化、物產等都很豐饒富足，為全印度所聞名的，所以立名為舍衛。

(五)祇樹給孤獨園，是舍衛城外如來居住與說法的地方。如來常住說法，除摩伽陀王舍城外的竹園而外，要算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時候最久了。園是給孤獨長者——須達多發心修蓋供養的；樹是波斯匿王王子祇陀奉施的。祇陀的樹林，給孤獨長者的園，所以總名為祇樹給孤獨園。僧眾的住處，名為僧伽藍，即僧園。園，不但是林園，僧眾的智德並茂，大德輩出，好像園林的花木繁茂，馥郁芬芳一樣。所以，僧伽的住處稱為僧園，在中國稱為「叢林」，就是這個意思。

(六)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是聽法的常

隨眾。佛在鹿野苑，初度憍陳如等五比丘，接著又有耶舍等五十多人，隨佛出家；三迦葉率領他的徒眾，從佛出家，就有一千多眾了。其中，優樓頻螺迦葉的徒眾有五百人，那提迦葉的徒眾有兩百五十人，伽耶迦葉的徒眾有兩百五十人。另外，王舍城的舍利弗、目犍連，又帶了二百五十弟子來出家；於是佛的初期出家弟子，就有千二百五十人了。這千二百五十人，不一定是天天跟在佛前，像舍利佛等大弟子，經常是到各處教化一方。經中多標千二百五十人，是約最初從佛出家者而說。其實，未必全都來會，而新進的比丘極多，又何止千二百五十人？佛的出家弟子，本有比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等五眾。但因佛現比丘身，所以住持佛法，以比丘為主。本經的聽眾，除比丘而外，也應該還有比丘尼等，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以及護法的天龍等，如流通分所說可知。不過在這證信序中，沒有一一序列出來罷了。比丘，譯為乞士，就是「外乞食以養色身，內乞法以資慧命」也就是「上乞法于諸佛，以明己之真性；下乞食于世人，以為世人種福。此所以名乞士也。」這千二百五十比丘，也需要稍加說明。比丘者，去惡取善，名小比丘；善惡俱遣，名大比丘也。若人悟達此理，即證阿羅漢位，能破六賊，小乘四果人也。本經上的比丘，

都是佛陀的常隨眾，他們都是証阿羅漢位，個個是大菩薩、大阿羅漢，所以說大比丘眾。眾，即僧伽的義譯，也就是通稱的「團體」。千二百五十人的僧團，同住祇園。所以說，「俱」，謂同處也，謂佛與此千二百五十人，同處于給孤獨園中，所以叫俱。嚴格的說：和合僧——僧眾團體的形成，論理、論事都要具備六和合敬，論理要同得一解脫，論事要有相同生活方式，才稱為「俱」。

二、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先了解古大德的註解，再來說明。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一) 王日休云：「爾時」者，彼時也。佛爲三界之尊，故稱「世尊」。三界者，謂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二) 僧若訥引《毗羅三昧經》云：「早起諸天，日中諸佛；日西異類，日暮鬼神。」今言「食時」，正當午前，將行乞食之時也。也就是過午不食。(三) 李文會曰：「爾時」者，佛現世時也。「世尊」者，三界四生中，智慧福德無有等量，一切世間之所尊也。「食時」者，正當午食將辦之時也。「著衣」者，柔和忍辱衣也。《遺教經》云：「慚恥之服，于諸莊嚴最爲第一。」(四)《疏鈔》云：「著衣持鉢」者，著僧伽之衣，即二十五條「大衣」也。持四天王所獻之鉢。(五) 僧若訥曰：寺在城外，故云「入」也。「乞食」者，佛是金輪王子，而自持鉢乞食，爲欲教

化眾生捨離驕慢也。(六) 李文會曰：「乞食」者，欲使后世比丘不積聚財寶也。(七) 僧若訥曰：不越貧從富，不舍賤從貴。大慈平等，無有選擇，故曰：「次第」。(八) 李文會曰：「次第」者，如來慈悲，不擇貧富，平等普化也。(九) 王日休曰：乞食而歸，故曰：「還至本處。」飯食已畢，收衣鉢、洗足者，謂收起袈裟與鉢盂，然后洗足，以佛行則跣足故也。可見，可以歸納如下：

爾時，指將開啓金剛法會的那一刻。世尊，是佛的通號之一，即梵語「薄伽梵」。佛的功德智慧，究竟無上，不但爲世間的人天所尊重，也是出世的三乘聖者所尊敬的，所以名爲世尊。食時，約爲上午九或十點鐘之間。當年佛及比丘們過著乞食的生活，清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晨到各家依次乞食，又過午不食，所以日中一時的「食時」，約為上午九或十點鐘之間。佛見乞食的時候到了，所以著衣持鉢，進城去乞食。「乞食」的過程，透過人際關係的歷練，上乞佛道，還要下化眾生，這是何等重要的時刻。因此，要光著腳丫子，腳踏實地；衣要大禮服。根據佛制：衣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種。五衣名安荼會，不論睡覺工作或如廁也不離身，這是內衣。七衣名鬱多羅僧，即入眾的常禮服，在大眾中所穿。大衣名僧伽黎，即複衣，在乞食、說法等時所穿的，是佛教大禮服。此處著衣，即大衣。有時是穿了走，或擔在肩頭，或由侍者拿著，到城村附近，才穿起來。鉢是盛飯的器具，譯義為應量，即隨人的食量，而有大小不同。佛用的鉢，傳說是石鉢。在經典

上記載，四天王各獻一石鉢，佛就合四為一鉢。所以佛鉢的鉢沿，有四層疊痕。給孤獨園在城外，所以說入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是敘述乞食的經過。佛教的乞食制度，是依序而乞，以七家為限，平等行化，不得越次而乞。到第七家如仍空鉢，還是要托著空鉢回到「本處」，不得再行化緣，故有羅漢托空鉢。

三、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飯食已畢，開始用功，（一）李文會曰：「洗足已」者，淨身業也。（二）顏丙曰：「敷乃排布也。排布高座而坐。（三）智者禪師頌曰：「法身本非食，應化亦如然。為長人天福，慈悲作福田。收衣息勞慮，洗足離塵緣。欲証三空理，跏趺示入禪。」三空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者，三輪體空也。施者、受者并財等，名三輪也。施者反觀體空，本無一物，故云理空；受者，觀身無相，觀法無名。身尚不有，物從何受！故曰受空；施受既空，彼此無妄，其物自空，故云三輪體空。（四）李文會曰：「敷座而坐」者，一切法空是也。

乞食後即回到祇園吃飯。飯用過之後，要把進城所穿著的大衣，盛放飯食的鉢，一一的清洗整潔，放回定位。入城乞食是赤足的，路上來回，不免沾染塵埃，所以需要洗足。敷座而坐，並非閑坐，是說隨即敷設座位，端身正坐，修習止觀。如上所說的，乞食屬於戒，坐屬於定，正觀法相屬於慧。此外，來往於祇園及舍衛城中，是身業；入定攝心正觀，是意業；下面出定說法，即語業。三業精進，三學相資，這是宣說金剛般

若經的緣起。

參、結語：

「法會因由分第一」所講的是，佛陀演說般若法會的因緣。從「如是我聞」到佛陀「入舍衛大城乞食……洗足已，敷座而坐。」可見偉大的佛陀之去來行住、穿衣吃飯，日用家常等，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無異。所以，穿衣、吃飯、來往、安坐，無不是正觀性空的道場！般若的真空，空中妙有，都是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表達出性空即緣起，緣起即性空的這「中道」。

大乘經每以佛陀放大光明，六種震動，現種種瑞相，例如地藏經、華嚴經等等。而本經卻以世尊入城乞食，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等語，與尋常比丘相同，這就是本



經最大的旨趣，充分發揮了不應住相之理。可見，從佛陀開始，佛陀的教化就是重視「人間佛教」。聖嚴法師說過，佛教是「人天道」加上「解脫道」，實在是很精闢的見解。而所謂「解脫道」，各位也千萬不要立即想到神通之類的看法。事實上「解脫道」，是在人世間的超越，也就是以「超凡」入「聖」的心理，過著「超凡」入「聖」的生活。而一般弟子，看佛在講這部經時，生活一如往常，也視為尋常。只有須菩提尊者，了然本師的教化，無論是穿衣、吃飯、來往、安坐，無不是正觀性空的道場，所以歎為希有，這是大家不能忽略的。

第二講 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第三講 教育是從克己復禮下手

第三講 教育是從克己復禮下手

壹、前言：

大乘經典，每以佛陀放光、動地等爲發起，而金剛經卻以佛陀入城乞食爲開端，一看到佛陀的修行，也是穿衣、吃飯、來往、如是的安全，和日常生活相契。原來修行只在穿衣、吃飯間，也感覺到自己原來一言一行皆是修行。事實上，「修行」所強調的解脫，就是在紅塵中訓練自己的心不再散亂，不斷的超越自我，以得清朗自在。

本週進入主題，開始探討「善現啟請分第二」。全文如后：「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

「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貳、善現啟請分第二：

「善現」是須菩提尊者的名稱。須菩提，是梵語，華語的意思是善義，或言善吉，或另有一說言空生。據說，須菩提尊者出生時，倉庫空虛，所以家人就請卜師卜



之，曰：「既善且吉」，所以就這樣命名。談到「梵語」，就必須瞭解當時的印度文化。一般說來，古印度的五河文明，是雅利安人佔有恆河上游時，建構出以「婆羅門」世襲制度的貴族文明。只有「婆羅門」是貴族的讀書人，所使用的文字，稱為「梵」。而當年本師釋迦牟尼佛，是一位有熱誠的宗教改革者，他提出四種姓平等，講經說法也以當時的地方語言——巴利文為主。所以在印度的佛教史上，經讀書人以「梵文」整理的經典，稱為「北典」，例如很多的大乘經典是由梵文翻譯成漢文的；而南方以「巴利文」流傳的，又稱為「南典」，其代表是「四阿含」。須菩提尊者在修行上，恆樂空定，解空第一，故名空生。「善現啓請」，這是昭明太子爲了方便世人閱讀理解，所加註的

第三講 教育是從克己復禮下手

「篇名」。所謂「啓請」，是以語言啓白世尊，請求說法的意思。

一、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這一段是須菩提尊者觀察「眾生」的機緣成熟，也就是在場的佛弟子，有能力體會到，修行是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很歡喜的學習，這緣成熟，而當下必須有人代替大眾啓請，佛才演說大法；好像老師的教學，也常是由於學生的發問，而引起講學一樣。須菩提尊者是佛弟子中，解空第一，由他老人家出面，代表大家來啓請，這一段，也顯現出佛門的教學禮節。

「時長老須菩提」的「時」這字，在這裡



第三講 教育是從克己復禮下手

是須菩提尊者起問之時。在一個大眾團體中，乃年長的，還要兼具德行，才能稱「長老」。「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這句，是請法的儀式。在集註中，李文會曰：須菩提解空第一，故先起問。「右膝著地」，先淨三業，摧伏「貢高我慢」的身心，也就是「虛心」受教，並且願意為老師服務，燈燈相傳。合掌，意思是「心合于道，道合于心」，也是弟子對老師表示虔誠的受教；老師說的「道」，學生用心體會，所學的，必能符合天心。可見，在當時的大比丘眾中，須菩提尊者從座位起立，偏袒右肩，右膝屈而著地，合掌請法。偏袒右肩印度是有意義的，根據「文殊問般若經」云：右是正道，左是邪道。所以偏袒右肩，指的是用正去

邪，顯正降邪的意思。合掌恭敬，那是學生對老師恭敬受教，無有違拒。「而白佛言」，然後以言說，啓白世尊。這整個動作，表達了三業的禮儀：起立、袒肩、右膝著地及合掌，這是表身業敬；而白佛言，是語業敬；下問善男、善女，發心趣果之無上妙法，則是意業敬。佛弟子請佛說法，就如同中國古代的教育，是先有「祈請」的儀式，而「祈請」的儀式，就是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而起，偏袒了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問佛。可見本經的一舉一動，都具有無量義，大家不可等閒視之。

本經一開始，就是由須菩提尊者來請法，也就是以須菩提為當機者。所謂「當機者」，就是一部經典的祈請，通常都是佛弟子中，跟這部經典的要旨，最為「相契」的